

在高粱田與星空之間

黑夜如旗幟般降下，父親和我從田間歸來，他顯得更加疲憊且蒼老，細瘦的身骨就像陳舊的傘架，韶光的河道縱橫密佈在他黧黑的臉頰，瑣雜的日子如貪婪又飢渴的蝙蝠，反覆吸取他的血源，逐漸乾涸。

生命裡有些責任並不美妙，暗示著考驗與折磨，親情，多麼動聽溫馨的詞彙，也意味著潛在的業債，剝削頻繁發生在親情的領域，竟具有默許的合理性。父親日夜匍匐於壯闊無垠的高粱田，以無聲的悲苦和沈寂的犧牲，餵養自己的親人。

晚餐後，家人各自散去，圍繞著謀生存活的軸心，無奈地旋轉，極少有交流分享的時刻，就算有，也是突如其來的流星，稍縱即逝的光芒很快就歸於肅穆，大多數的時候，中間隔著難以穿越的黑暗與沈默。家中鮮少有笑聲，每個人心繃得緊緊的，臉上出現一抹淺淺的紋路，來不及綻開神采和聲響，就被現實裡的酸性物質不斷蛀蝕，變得扭曲、斑駁。

我站在門口埕的一隅，藉著一方獨有的靜謐，照見無色無味的日常。門前的曇花即將綻放，沒有人為了一朵花而聚攏或歡喜，唯有我懷著期待，相信夢想會隨著曇花在幽暗中瞬間展開，散發磨難出來的芬芳，經久不滅。

修整農具時，我發現一把鐮刀不見了，擔心被責罵，偷偷溜出門，沿著來時路找尋失落的鐮刀。

風把天空刮得格外乾淨，空蕩蕩的大地，人跡寥寥，瀰漫著蕭瑟的岑寂，走在夜晚中如同渡船，分辨不出我是駐留於此還是即將啟航，未來漫長，我才活了那麼一點點，在命運的河裡隨波逐流，猜測不出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，我僅能努力擺渡自己，穿越風雨與晦暗。

我沿著一條佈滿礫石的小路走去，這條路是父親告訴我走向高粱田的路徑，亦是要求我留在鄉土的暗示，是父親為我設想的未來光景，沒有意外、沒有驚悸。我曾問父親：「只能選擇走這一條路嗎？」他抽著菸，菸霧在愀然中延展，害怕交流又顯得孤單。我知道，我人生裡的黑與父親命運裡的苦，有著太多相似之處，他的成了我的，我的則承載了他的。

日復一日，窮於應付家鄉、土地、農作物，漸漸淪陷，越是日常的事物越摧心肝，越是瑣碎繁冗的人際引發的餘震越激烈。怯懦又被動的性格，讓溫順的我失去了態度，宿命的聽任安排，總是集中精神去完成別人的要求，甚而出於惶惑，祭獻自己的渴望，只為討好他人的喜怒。

成熟的高粱比我還高大，呈夾岸之勢把路徑和視野都佔嚴，每往裡走一步，高粱的葉子和莖桿緊緊糾纏我的步伐，走著走著，被橫倒的高粱絆了一下，撲倒

在地上，沾了一身土，大地蒼茫繁複，意識到自己的卑微，面對重重迷宮，我企圖搜尋生命的奇蹟，在那非凡的偶然裡，可以掙脫無明與執著。

年幼時，收割好家裡的高粱，我還得到鄰近的高粱田，撿拾收穫之後留下不來的、不完整的高粱穗，每一處的遺存都是主人溫情的施予，折射著他們內心的慈悲與大方。地主採收結束離開之後，在一旁等待多時的婦人和孩童趕忙來到田中，我也跟著拎著袋子，沿著地壟來回走著，搜尋遺落的高粱穗。暑氣薰蒸，擊不倒我眼中的精芒四射，煥發出來自生命深處的鬥志。一切來得很突然，又似很自然，我發現一大把完整的高粱穗，一一拾起，整個袋子充滿滄桑與豐收，欣喜之餘讓我有落淚的感動。

拖著沈重的高粱穗回家，父母還在田間忙活，我在門口埋稍做休息，一縷涼意從熱汗中滲出，望見祖母生前栽植的曇花已經含苞待放，老屋依舊，老樹盤根，歲月留痕，新生的花苞在僻靜的角落，醞釀內斂又質樸的力量，車流過，人走過，風掠過，雨洗過，曇花皆不改神色，一派和諧。

傍晚時分，父親神色匆匆地向我走來，沒來得及開口和他分享喜悅，就被他搨了兩個大耳光，頃刻間，我被父親密集巨大的憤怒給震懾住了，好似一個常年活在熱帶季風氣候區的人，突然置身暴風雪中，孤立於漫天的蒼白冰雪，無法呼吸，無法思考。父親瞧了瞧麻袋中的高粱，又打了我兩個耳光，他的手像銼刀一樣，刮掉我的天真。

父親斥罵：「日子再難過，我也有辦法對付，你怎麼能夠去偷別人家的高粱？」他的責罰，撕扯我幼小的心靈，帶給我的不單是痛苦，還有許多難堪的成分。原來，其他的孩童嫉妒我的收穫，告知自己的父母那是竊取所得，不是撿拾遺留。妒忌是弱者的報復，也是一種暗器，釋放陽解陰毒。他們的父母轉告父親，一個接著一個，語言的傷害磨損父親對我的信任，濃重的羞恥和自卑瀰漫開來，讓他無法像包含沙粒一樣包容我。

如果沒有那些高粱，命運將以怎樣荒誕不經的方式吞沒我的光陰？那些陰暗貧瘠的日子，讓我的懷裡裝著一顆沉甸甸的、滿是傷痕的心，找不到出口來排遣這個世界的惡意，我該如何才能找到一條明亮的道路，如何才可以擁有輕盈的幸福？

抬頭一望，深邃夜空中點綴璀璨的星辰，小路荒涼，我依然被照耀，走出高粱田，仍舊找不到丟失的鐮刀，不知不覺來到田邊的祖母墳，在這個時刻走近祖母墳，讓我想起她橫貫一生的信仰。

所有的熱鬧無非是表象的載體，無常帶來巨大的張力，祖父出外打拼，留下祖母和父親在家鄉，彼此連接的網線，紛紛截斷。剛開始，祖母的哭泣難以自持，她老是揭露自身的傷疤，把不體面顯露在相干或不相干的人面前。祖母一直用哭聲提醒老天，她所遭遇的不公平，中年喪夫、遭遇戰亂又病疾纏繞，人生如同一

條崎嶇的山道，從卑處到荒原歷盡坎坷艱辛。

眾生紛紜，塵世飄然似霧，即使身心已經千瘡百孔，舉步蹣跚的祖母為了熬過生活的逼仄，帶著八歲的父親，和親族一起到高粱田耕作。族老給了祖母一方沃土，讓她藉著涼與熱、雨和汗，得以溫飽。她緊握的雙拳鬆了下來，一縷塵埃和恩怨穿過指縫，輕輕一碰，就散了。歷經太多的災禍，祖母把深沉的怨嗔埋入田間，讓寬厚的大地淨化孤苦的心情，金黃的高粱穗閃耀著溫暖微光，在塵世的暗夜叢林中，祖母跟著這片微光，痊癒身心，漾起安詳的笑容。

稚幼的父親跟在祖母身後，踏入天寬地厚的田野，一步一步向前走去，順從裡有認份的屈服。父親是祖父留下的獨苗，肩負播種、耕耘、繁榮的責任，他把根留在故鄉的泥土，一輩子滯守在辛勞苦累的高粱田裡。

祖母消逝，父親不斷想把昨天找回來，然而眼前只剩下一棵曇花、幾塊田地、一座土墳。

我站在祖母留給父親的高粱田，這片田父親又將傳遞給我，在它面前我無處可逃。

忽然想起當年被我撿回的完整高粱，看似老天的精心饋贈，卻招來莫須有的冤罪，然而，這也並非是他人惡意的背叛與辜負，是我的草率、輕信、貪心所致，我又不夠勇敢捍衛自己，一再妥協。有段日子，對高粱田充滿刻骨的厭惡，這塊土地耗盡祖母和父親的血汗，現在又在消耗我的精神，夏天在皎陽似火中煎熬，冬天在朔風凜冽中顫慄，韶華在麻木中流逝，仍然有衫無褲，無法富饒。

獨自站在高粱田，風把高粱吹得相互交織與撞擊，發出魔幻的聲響，那些揮舞著葉片的高粱，宛若一群張牙舞爪的鬼怪，嗜血的陰影視我為犧牲品，企圖讓我束手就擒，我緊緊握著手中的鐮刀拼命抵抗。疑懼緊緊攫住我，刺激心中起義的衝動，有不成功變成仁的決心，在全部都墜落於理想之外，我打算破壁而出，重獲解放。

那一天，我在田裡收拾曝曬乾燥的高粱桿，烈日下，太陽照得我焦躁如困獸，好不容易收拾完畢，影子拉得很長，渴望倒伏歇一歇，但是有什麼指望呢？我弓著身子，繼續整理零星的高粱桿，黝黑的額頭掛著汗珠，被迎面而來的風吹落，摔在地上的汗水還有泥土托著，和高粱田僵持的我若是倒下，或許會墜入無底的深淵吧？

望著層層疊加的高粱桿，遮住眼前的路，我感覺命運無可挽回而心生悲憤，詭異的念頭縈繞在腦海，「全都燒掉吧！」我掏出口袋的火柴盒，點燃一根火柴，亦點燃心底的負隅頑抗。火焰燃燒的聲音一開始呼呼起伏，熱量不斷散發，時空在火裡變形，不合常理之事瞬間灰飛煙滅。火勢形成一股熱浪，攪得煙塵滾滾，如大戰的戰場，激烈的戰鬥一發不可收拾，生活因困窘而殘酷，我自以為是的悲

壯逆襲，越發顯得己身的儒小卑微。

一陣風的時間，火勢不肯停歇，甚至開始肆虐，黑煙嗆得我淚流滿面，慌忙拿起鏟子使勁剷土，掩蓋火勢，受到打擊的火苗劇烈地蹦跳，有些逃出火海，另闢蹊徑，我倉皇地奔跑起來，企圖撲滅四處升騰的怒火。

火勢再次向我撲來，我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呼喊：「祖母啊，老天爺啊，各路神仙呀……，求您幫幫我，過了這一關，我一定虔誠的熱愛這片土地。」

火勢終於平靜下來，激烈的戰鬥痕跡卻歷歷在目，黑灰在風中打轉，像焚燒後的紙錢飛向天空。下雨了，一滴雨水倒映祖母慈祥的身影，她的眼中容納著豐收的高粱、質樸的土地和溫厚的光亮，她向我眨一眨眼，心猛地疼了，我雙膝跪下，背棄高粱田等於拋卻了祖母的恩惠與父親的訓誡，更是輕視自己收穫的歡樂與沈澱的感知，恐慌和慚愧如大浪襲來，頃刻間，我痛哭流涕。許多年之後，始終忘不了如此潮濕火熱的時光。

這把火照亮心中的陰翳，我逐漸明白與懂事，不為自己的委屈找藉口，也無須責難他人，高粱田恰似無邊無際，在這裡我不再顯得侷促，心底盈滿明淨的篤定。

離開祖母的墳地，在另一塊高粱田埂發現落下的鐮刀，聖潔的星光映照在半月形的刀片上，真與幻無所遁形，夜空浩大，我僅是渺小的個體，而生涯裡的隱憂不過是一粒微塵，極小又短暫的存有，分秒從身邊閃逝。

越來越深的夜，我回到家，悄悄走進農具間，父親早已收拾好其他的工具，我弄丟鐮刀的事已經洩漏……。屋外傳出咳嗽聲，我探頭一看，父親在門口埋涼，等候一朵花燦爛又轉瞬即逝的怒放，我端了一杯熱茶給他，清香在唇齒間散開，略微甘苦的滋味包涵著我膽怯的歉意。

曇花尋找時間的突破口，恣意綻開，花瓣清麗，整個世界因此而芳菲，還有一點甜意，彷彿祖母就在我們身旁。那一刻，我和父親默默地，似乎無話可說，又像是有很多話要說，星光倚在天井，陪著我們一起安靜。

已經接近半夜，父親轉身回屋，腳下是曲折的跋涉，經年風霜壓彎他的脊樑，我瞥見他右手緩慢地抬起來，往臉頰抹了一下，無言的淚水泅渡著過往，對祖母的思念與花香纏繞在一起。只有這樣的時刻，我才能窺視到他難得的脆弱。

細小的亮點在我們四周飄散，那是螢火蟲的光源，我的視線追隨輕巧的光影上升，越升越高，融入凝寂的夜空，映照生命總能成詩。明天，我照常會默默跟在父親身後，一步一個日出，一步一個黃昏，在每一粒高粱中梳理出生活的千姿百態。